

血劍仇

王兴贵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巴林公爷府大火冲天，公爷的妻子和女儿花儿努努仓促逃出，在荒原被群狼围困。危急中被牧马的小官布搭救了。不意她们正是杀害官布双亲的仇人暴勒的眷亲。善良与仇恨，愤怒与理智在小官布内心激烈地斗争着。不知内情的花儿努努却深深爱上了这位勇敢英俊的贫苦的牧马青年。当官布夜闯公爷府报仇落入魔掌时，花儿努努方知他的身世，巧妙地帮他逃出虎口。此后在几经死难的曲折斗争中，复仇的怒火，秉赋的勇毅，前辈的教诲，使布官历经艰险奇袭匪巢，亲手击毙暴勒报仇雪恨，还救出花儿努努，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品构思奇巧，立意新颖，语言清新流畅，且富于民族特色。既有惊心动魄故事情节，又有令人心醉的爱情描写，充满了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

目 录

- 一 陌生的来客 (1)
- 二 苏吉敖特 (12)
- 三 官道杀仇 (25)
- 四 跑票 (36)
- 五 带晕圈的月亮 (46)
- 六 大祇宾 (60)
- 七 智斗公爷府 (73)
- 八 夜救花拉 (87)
- 九 巧遇包衣仓 (101)
- 十 锁在门洞的孩子 (117)
- 十一 舌战 (128)
- 十二 阴谋 (139)
- 十三 秘会葛根仓 (148)
- 十四 官布拜师 (160)
- 十五 “思想矫正”队 (167)
- 十六 暴动 (179)
- 十七 事变 (191)
- 十八 老嘎达下山 (202)
- 十九 暴勒出逃 (214)

二十	宝音之死	(221)
二十一	贝子府驯马	(235)
二十二	佛堂会	(249)
二十三	兵城困	(263)
二十四	礼遇	(277)
二十五	乌兰入伍	(297)
二十六	血洒巴林	(308)
二十七	恨离自治军	(321)
二十八	玉镯成双	(331)
二十九	智取卓岚镇	(350)
三十	提亲	(370)
三十一	“见面礼”	(382)
三十二	联军	(394)
三十三	匹马单枪闯重围	(405)
三十四	重逢	(419)
三十五	魔窟	(431)
三十六	金色的赛罕山	(441)

一 陌生的来客

前山龙，
后山凤，
龙凤相逢必主凶，
山是箭，
河是弓，
莫让利箭对长弓，
须防千年尘埃后，
西天老祖下苍穹：
龙偕凤，
箭上弓，
鱼鳞阵，
百万兵，
查干赛罕要重生。

身子瘦瘦胡子花白的乌力吉老头正在自己的小喇嘛房前说蒙古书。他念完上面几句，环顾着听书的人们，竖起马头琴说道：“列位，刚才念的是咱卓岚镇北面赛罕山字儿峰上的偈语。若问谁写上去的，不知道。凡夫俗子上不了那么高的崖壁；要问是什么意思，不能讲。漫说解不开，就是解得开，天机不可泄露，妙语不可言传。若问它的来历，本先生学得这一段故事，可为诸位消愁解闷。若问出在哪一朝哪一

代，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秦汉唐之后，元明清之前。话说大辽国时，咱们巴林草原本就是皇朝建都之地，州县相连，人烟辏聚。只说这么一年，皇帝登基坐殿，府道州县，大排筵宴，举国四方，选妃入宫。庆典才过，皇帝又想起百年后事，便带了风鉴太师、州官老爷踏看龙穴。悠忽进了赛罕山口，举目望去，但见春日融融，山岚极盛。山顶上云光漫照，蜃影蒸腾；山脚下草覆流水，觅不见踪。皇帝连声赞道：‘此乃天下第一山青水秀之地也！’风鉴太师趋前跪禀：‘万岁请看，这山峰峰相连，状若龙脊，山顶有一天池，不枯不溢，形似龙口，正所谓龙穴宝地。’皇帝大悦，道：‘自古龙生有处，龙寝有地。皇家龙种，必寝龙地。太师之言，甚合孤意。朕闻龙穴之地，常有彩凤飞出，不知凤从何处来？’风鉴太师奏道：‘万岁细看，这两侧山峰，一如凤翼；中间流水，乃为凤溪。此处必出贵妃。’州官老爷听得明白，伏地禀道：‘我主在上，容臣详告。本州有一民女，名叫赛罕，她年长一十八岁，美貌多端。每当她赶着羊群出去，天上的彩云跟着她移转，连那美丽的百灵鸟都要把她偷看；她那衣襟掠过的地方，百花竞相开放；她那清脆的歌喉，使鸿雁忘记飞向远方。’皇帝龙颜大开，道：‘快快点定陵穴，立选皇妃，夜宿州城。’众人扬鞭催马正要前行，忽见一群百姓骑马从山口行来。他们在离皇帝不远处下马，抬着九只煮熟的羔羊朝大山供了，又向空中洒了鲜奶和醇酒，齐声唱道：

雨露落在鲜花上了，崩博味^①，

^①崩博味——蒙古语，意为“亲爱的”。味，读rāi，发舌尖颤音。

牲畜撒在草场上，崩博咪，
太阳落在包^①顶上了，崩博咪，
查干赛罕成婚配了，崩博咪。

人群中走出一位英俊的青年，朝大山拜了三拜，又朝众人拜了，接着唱道：

满山的松树青又青，
松枝松叶连松根。
心爱的赛罕姑娘嫁给我，
世世代代永不分。

查干唱完，侧身与赛罕姑娘对拜。姑娘羞涩地望着查干，也向大山拜了三拜，唱道：

小河流水清又清，
鱼儿游在水当中。
敬爱的查干哥哥娶了我，
世世代代永不分。

婚礼的歌声徐徐传来，风鉴太师见皇帝不悦，叫道：‘哪里来的小民，敢到龙穴圣地大吵大闹，冲了龙气，践了龙脉，如何使得。还不给我快快出去！’州官老爷连忙带着仆从卫士驱赶百姓。这里皇帝刚要动身，猛听旁边树林子里面一声

①包——即蒙古包。

巨吼，蹿出一匹豹子。那豹张开血盆大口朝皇帝扑来。皇帝吓得骨头瘫软，腿肚转筋，一步也挪不动了……”

乌力吉说到这里，使劲拉了下马头琴弦，打住琴弓，望了望众人等待下文焦急的面孔，高声说道：“嗨，话说那豹扑了上来，两只前爪搭在皇帝肩头，尖利利的牙齿，朝皇帝头上咬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匹白马电闪般地冲到，马上一个青年挺着丈八套马杆，不慌不忙，将杆套轻轻一摆，套在那豹的脖颈上，又一用力，将豹拖走，在草地上转了三圈方住。青年跳下马来，只见这匹死豹长拖拖圆滚滚，毛梢光亮，金花耀眼。他忍不住喊道：‘赛罕妹妹，快来看呀，这是匹多么美丽的金钱豹啊！’赛罕惊喜地拉住查干的手，说道：‘查干哥哥，你真好，救了那个人的性命。’百姓们围了过来，齐声赞道：‘查干与赛罕真有福气，当婚之喜得了金钱豹，必主日后富贵吉祥！’那边皇帝被众人扶起，喊了半天，才慢慢苏醒。他手指死豹，干张嘴说不出话来。州官老爷大喊：‘州民百姓，万岁皇爷驾到，还不快快见驾！’百姓们大吃一惊，一齐跪下齐呼万岁。州官老爷上前，躬身扶起赛罕，朝皇帝禀报：‘万岁请看，此女便是本州待献之妃。’皇帝张目看去，险些被赛罕的美貌惊昏，连声说道：‘朕得美妃，乃万民之造化，快快扶到朕之近前！’赛罕听说被选为妃，急得倒入查干怀中。急道：‘我不去，我和查干哥哥已成婚配！’百姓们连连叩头，齐道：‘启禀皇爷，民女赛罕已是有夫之人，刚才已经拜过山神水神。’州官老爷大怒：‘胡说！赛罕今为皇妃，本州颜面生辉。来人，敬请皇妃谒驾。’查干将赛罕挡在身后，挺身向前，说道：‘高山还象土丘那样大的时候，骏马还象野兔那么大的时候，草原上

就拜山成婚。我和赛罕结为夫妻，赛罕已经是我的妻子了！’皇帝吓得倒退一步，指着查干说道：‘这，这是什么人？’风鉴太师奏道：‘万岁皇爷，臣观气象，此处虽龙凤之穴，然而浊气笼罩，草龙妖怪游戏其间。这个查干既能伏豹，必为搅世之恶龙。’皇帝怒道：‘疾斩之！’侍从卫士立刻挥刀上前，可怜查干立即倒在血泊之中。赛罕见查干惨遭杀害，大喊一声，挣下马来，撞死在青石旁……”

突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自打东南来了四个警察，大枪斜背在背，刺马针磕碰铁镫叮当作响。紧前头的警察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这人衣服破烂，光头赤脚，绑绳拴在马脖子上跟着马跑。突然他脚下一滑，跌倒在地，被马拖出十几步远。警察们勒住马，抡起马棒打在那人身上，那人疼得“噢噢”直叫，挣扎站起，一瘸一拐被马拖走。草地上留下一道血痕……

两个警察勒马来到说书的地方，扬起马棒拍打着鞍鞅吼叫：“散开，散开！聚这么多人干什么？”

乌力吉老头斜眼瞅了瞅警察，欠了欠身说：“辛警尉，你看，我正在宣读警察署的告示呢，说着从怀中掏出卷纸来，读道：

巴林旗卓岚镇警察署长暴勒通令：凡治下属民，为援亲邦东亚共荣之大业，以辅天皇东亚戡定之战争，本署兹奉“思想矫正”、“保安矫正”之法规，维护秩序，强化治安，报恩出荷，支持圣战。凡本署辖地，不出荷者治罪！花银洋者治罪！吃米面者治罪！穿洋布者治罪！贩私货者治罪！聚众生非者治罪！妄谈国事者治

罪！尤以通老嘎达竿子^①者死罪！大满洲帝国康德十二年五月。

乌力吉念完，看着警察带着人过了河，进了卓岚镇，才皱着眉头说：“各位乡老乡少还有一事周知：五月十八日是署长大人六九寿辰^②，有凑份子的，下寿礼的，别误了时辰。有没来的，请代本艾勒达转告。”

没等乌力吉说完，人们轰地乱了：“这年头还让人活不活，又出荷，又随礼。我们不送！”“你不送也活不出好活来，拔你的贫户，派你的劳工，还不照样去死！”“还不如上赛罕山当竿子痛快！”

“呸！休得胡说，散吧。”乌力吉老头瞅着人们愁眉苦脸散去，才捋着胡子叹了口气，转身朝喇嘛房走。

“先生慢走！”一个浑厚洪亮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乌力吉老头停住脚步，扭头一看，见说话的人四十来岁，头戴一顶墨尼宽边礼帽，身穿浅地深缘古铜色柴木其^③，腰扎宽幅蓝绸带。身材高大，圆盘大脸，鼻下唇上生着漆黑板刷胡髭。左边耳下腮旁有一指肚大小的红痣。痣上生着几根红毛。胯下之物，不是马不是驴，而是一只虎生生的盘羊。这盘羊虽然体态憨笨，毛色灰暗，但大犄角在头的两侧盘旋而上，甚是威武。金鞍在背。脖项上挂着一串闪光的铜铃，不

①竿子——指揭竿起伏的人。

②六九寿辰——巴林草原地方习俗，老人从五十岁始，逢九作寿。

③柴木其——单蒙古长袍。夹长袍叫“夹柴木其”，棉长袍叫“庞胡”，皮长袍叫“襁襁”，读dē lǎ。

时叮铃铃作响。乌力吉不由得心中暗道：“好个蹊跷的陌路之人！”

“阿木日赛音白努^①！”客人摘下礼帽，右腿曲，左腿弯，双手搭在左膝上，恭恭敬敬施了个请安礼：“先生，俗谚说，从云彩滴下来的是雨水，从奶头挤出来的是奶水，从铜壶里倒出来的是喷香的奶茶，从说书人口里讲出来的是有趣的故事。您说的书真好！”

“不敢不敢！”乌力吉老头将右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还礼：“客人，俗谚又说，大山的青羊有盘，平川上的蘑菇有圈，云彩落下没有阴影，鸟儿落下就是窠穴。请问您是……”

“我叫根登，从开鲁县来，到旗^②里去寻找一位朋友。”

“您的朋友……”

“和什格扎布扎兰^③。”

“嗯哪，和扎兰。”乌力吉捋着胡子，将来人又打量一番，脸上微微露出笑容，说道：“既然您是和扎兰的远方朋友，那就请屋里坐吧。巴达玛女儿，迎接客人！”

喇嘛房门应声打开，走出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人，她领着个四五岁的男孩，恭恭敬敬站在门侧，手托哈达，向客人请安问好。

根登还礼，躬身进入门内。映眼一看，这所喇嘛房很是洁净，一明两暗，东间靠窗是一铺矮炕。窗子很大，窗棂很密，窗扇是一关两菩萨八旗样式。地下一柜一厨一春凳。靠

①阿木日赛音白努——蒙古语，汉译“请安问好”之意。

②旗——相当县一级行政单位。

③扎兰——蒙旗王府衙门的行政官吏的称呼。

西北是一个藏式木箱，箱子上面是一黑漆佛龕。炕上铺着栽绒条褥，中间是一个紫檀木炕桌，桌上放着铜盘铜壶木碗，还有一摞干草黄布皮线装经书。根登拂了拂香牛皮靴子的尘土，靠西坐在炕上。乌力吉跟进屋内，对面坐下，掏出青玉鼻烟壶奉献到客人手中，说：“有桥的河流秀美，有客的人家和美。我与和扎兰同族，既然您是他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姓博尔济吉特^①的朋友。请不要客气。我叫乌力吉。”

“乌力吉先生！”根登双手接过青玉烟壶，又将自己的玛瑙烟壶回敬老人。两人撮了鼻烟，按在鼻孔上吸了，拧着鼻翅打了几个喷嚏。巴达玛双手递过茶碗，乌力吉接了递到客人手中。根登半跪，接茶还礼。说：“不敢问，您老是臆病的大夫？”

“不敢当。客人，您怎么知道？”

“您看，这桌上摆的不是‘沙得珠得、玛得珠得’药经吗？佛龕里供的不是商伦却伊仲药佛吗？”

“骑马的人能叫出马名，采花的人能叫出花名。客人，这么说，您也是个大夫啰？”

“哈哈，您老好眼力。我是兴安西省省立东亚药店的蒙医大夫，这次到巴林采买蒙药，顺便看一看朋友。早年同和扎兰一起在北京读书，本是同窗好友。以后，我当了大夫，他当了官……”

“唉！”乌力吉将烟壶还给根登，叹口气，摇了摇头说：“根大夫，您来得不巧，他眼时不在巴林了。再说当官有什么好，不过是人家车辙的草，脚底下的泥罢了！”

^①博尔济吉特——蒙古族姓氏，元成吉思汗后裔。

“啊？”根登一怔，将端着茶碗放下，瞅着乌力吉的脸问：“先生，他怎么了？”

乌力吉朝窗外瞅了瞅，捻着胡须刚要开口，巴达玛拎起铜壶，给二人斟上茶说：“阿爸，您累了，该吃药了。”老人听了笑道：“女儿，不是听见马的叫声就知道马跑得快慢吗？不是同客人一席话，就知道他的秉性吗？再说和扎兰的事谁不知道。我们何必向远方的客人隐瞒呢？根登大夫，是这么回事：今年春天，西北行政专署治安指导官佐佐木盖日本人眷宅，没有砖瓦，要拆贝子庙。你想这贝子庙乃是二百年前康熙皇帝敕造，是和扎兰家十三代祖庙，到和扎兰这辈虽未袭爵，可也是兵马扎兰，岂能让日本人拆了？那一天，和扎兰跨马持枪立在庙门，又有贝子王府宝什浩^①章其布，双手举着上马石，威威赫赫。姓博尔济吉特的去了一二百人，把贝子庙全护上了。佐佐木没敢拆庙，倒向新京^②告了一状，说和扎兰反满抗日，聚众叛乱，将他抓了去。听说解到新京，不知此时是死是活！”

“啊！是这样。”根登蹙着眉头想了一会儿，问：“先生，扎兰家还有什么人？”

“扎兰的阿爸，八十一岁。还有一个闺女，十七八岁。”

“他阿爸原来是衙门笔切其^③，后来听说当了协理？”

“呷，呷^④。”

“在旗里住吗？”

①宝什浩——旧时王府卫队队长。

②新京——伪满洲国都，现长春市。

③笔切其——对为王府衙门起草文书之人的称呼。

④呷——蒙古语，相当于汉语“对”、“是”、“好”的意思。

“贝子王府的东院衙门宅第。”

“想当初在京读书之时，经常得到老协理的资助。为人不可忘恩，和兄蒙难，更要看一看老协理才是。”根登说着戴上礼帽，收起烟壶走出门外。向东望了一会儿说：“先生，往旗里的路怎么走啊？”

乌力吉指道：“大夫，由此往东，从苏吉淖尔的北边过去，行六十里就到了。哎，女儿，”老头转向巴达玛问：“你女婿不是去东部吗……你看，说着说着他来了。大夫，让他送你一程吧？他原是卓岚镇公爷府的炮手，现在是自卫团的，他昨天从西县回来，给署长下寿帖呢。”

根登一看，果然从卓岚镇方向骑马驰来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健壮汉子。他神色慌张，来到喇嘛房跟前，腾地跳下马，急道：“阿爸，不好了！黄鼠狼钻进了鸡棚，马蜂子螫进鼻孔。那森门德的嫂子犯病了！”

“怎么？”乌力吉听了，惊得浑身一颤，“哎呀！只怕是这一回犯病不得救了！”

恩格日眼圈发红，泪水滴下来。“阿爸，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根登看着这两人急切的样子，皱着眉问：“怎么，得的什么病？”

乌力吉捻着胡须焦急地说：“根登大夫，是这么回事，那个病人是苏吉敖特^①的，是和扎兰大马群的马馆那森门德的女人。康德二年六月十三贝子庙会，他带女儿阿拉坦其其格去赛马，阿拉坦其其格夺了个头彩。那森门德一高兴，多

^①敖特——牧场点。

喝了几碗酒，便醉了，等醒来时不见了女儿。可怜七八岁的孩子不知被人贩子拐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女人一着急得了病，胸口疼痛不止。一疼起来，汤水不进。我去了几次，连治带劝，这几年稍微好些。虽知因拆贝子庙，那森门德被暴勒抓去打伤，她又急得犯了病，针灸吃药全不管用，怕要入症啊。唉，可怜这一家人，伤的伤，病的病……”

“阿爸，我去请个大夫吧！”恩格日给马戴上嚼子，紧着肚带说。

“不行。旗里福星医院只有一个日本大夫，怎么请得来；西县那几个坐堂先生更搬不动……”老先生无可奈何地制止。

“阿爸，让我去请请看吧。怎么也不能就地等死。”恩格日一脚认镫，就要骑上马去。

“等等，”根登扯住恩格日的马缰绳，“请问病人什么症状？”

“厉害着呢，昏迷不醒……”恩格日答道。

根登望了望天色说：“俗谚说，狼恶虎恶没有饿恶，水急火急没有病急。既然病得如此，一时又请不到高手，本大夫可否一往诊视？”

乌力吉高兴地拉住根登的手：“谢谢您哪，大夫！西北飞来一片彩云，那森门德家要逢贵人了！博力罕^①，喇嘛！”

①博力罕——蒙古语，“佛爷”的意思。

二 苏吉敖特

查干河水由赛罕山滚出，把字儿峰冲成一道深沟，又急湍湍地流向东南一片洼地，积成一个很大的湖泊，叫苏吉淖尔。从清朝初年这里就住有人家。起初是贝子王府的猎户，个个好镫口，好枪法。王爷公爷的贴身马弁，台吉诺谚们的护院炮手，都从这里挑选。满洲国时，旗里和大镇都设警察署。大村有警察分驻所。宪兵队、警备军开进草原。警察团丁到处都是。用不着炮手保镖了，这里的人便给旗公署放苏鲁克^①，冬季也打猎进贡。他们三五家结成一个放特，散居在苏吉淖尔北岸的大草甸上。

那森门德这个敖特驻在淖尔边上。原来四户人家。那森门德和老嘎达章其布放马，东格勒布和他的妹妹奥咪两家放牛。自从老嘎达章其布拉竿上山后，这里就剩下三户人家。那森门德家住的是布如格^②，其余两家一个蒙古包，一个蹦蹦^③。一声狗叫，布如格的门打开，一个粗壮的男人钻了出来。

“大哥，红鹊雀在你门前唱歌，彩云在你头上飘落。远

①苏鲁克——旧时牧主对牧民的剥削方式，多采取产仔分成的办法。

②布如格——圆形箆制仿蒙古包样式的建筑。

③蹦蹦——圆形用泥、土坯制仿蒙古包样式的建筑。

方的客人根登大夫为嫂子治病来了！”恩格日在桩子上拴马说道。

那森门德走过来，接过根登的盘羊，弯腰施礼，说道：“请吧，大夫！高贵的三尊信佛来到了我的家，笃诚的沙那比尔欢迎您呢。”

根登从盘羊的鞍子上取下忙哈嘎^①，拎着，走到布如格门口，为热情真挚的那森门德所感动，说道：“兄弟，从热闹的城市，来到宽阔的草原，我们见面就是朋友；双脚踏进了贵宅的门槛，走进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他一边说着，提起柴木其的前襟，绕过屋地上黑糊糊的锅撑子，坐在西边的一张马皮上。

布如格虽破旧，家什摆放得却很整齐。牛皮马皮铺严了地面。北面还铺着两块四角纳云的毛毡。病人躺在毛毡上，身上盖一件深蓝色的庞胡。恩格日上前，单腿跪下，将病人慢慢地扶坐，悄声说：“嫂子醒醒。你看，谁来了？从西方迎来了巴斯尔圣母，从塔刹灵光中走来了根登大夫……”

女人微微睁开眼睛，朝根登大夫点了点头。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令人难忍的疼痛，使她面如纸灰，大滴的汗水从额头滚下来。

“你醒醒，你醒醒呀！大夫看你来了！”那森门德焦急地喊道。

“不要动她，先放躺吧。”根登帮助把病人放躺。邻居们都来了，围在门口。有东格勒布的女人敖依玛和他们的女儿乌兰，还有年轻的寡妇奥咪。敖依玛轻声地向客人问好，

^①忙哈嘎——蒙医行医用的长条包装药品的袋子。多用鹿皮或袍皮制作。